

論語正義

論語正義卷十八

恭冕述

衛靈公第十五 集解

凡四十九章

正義曰釋文於君子不可小知章後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十字又

鄭注曰古皆無此章今皇邢本無此章則集解本與鄭本異也但皇邢本祇四十二章釋文亦止四十三章今云四十九章

九字誤當作三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注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注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未

立不可教以末事明日遂行正義曰說文陳列也今經典多省作陳釋文作陣顏氏家

訓書證篇謂陣字始見王羲之小學章則晉時俗體也
豆者朝聘禮所用也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
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
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語見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去
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遇靈公仰視蜚鴻故
去志益決論語記夫子去衛之本意故但及問陳耳左哀
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
之事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與此
地陳人陳雲鳥之陳皆軍行陳列之名春秋時諸侯多別
制陳法如鄭有魚麗魯有支離楚有荆尸類皆是○注俎
豆禮器○正義曰說文俎禮俎也從半肉在且上且薦也
從儿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梲夏后
氏以嶽殷以楨周以房俎鄭注梲斷木爲四足而已嶽之
言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
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聶崇義三禮圖案
舊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

黑案俎載牲體豆盛醢醬及諸濡物是皆禮器也。○注萬
二至末事。○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刑
疏云皆司馬序官文也本末猶先後木者謂先教民使得
所養知尊君親上之義也本立乃教以兵事則於蒐狩時
習之然後可以卽戎故軍旅爲末事也子路篇子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告子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注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

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

亂故乏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

人窮斯濫矣

注濫濫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

則濫濫爲非

正義曰說文糧穀也周官廩人注行道曰糧

謂構也止居曰食謂米也詩公劉乃裹餼糧是糧爲行食夫子時在道故稱糧矣鄭注云棖糧也本爾雅釋言陳氏鱣古訓謂古論作糧鄭所注魯論作棖議或

爾也皇本作根係俗體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於陳
 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糲弟子皆有饑色呂氏春秋
 慎人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藜羹不糲宰子備
 矣高誘注備當作德德極也莊子讓王韓詩外傳說苑雜
 言並畧同高注呂氏春秋連引問陳絕糧兩事當時節編
 相連未有分別而皇刑本又以明日遂行屬此節之首然
 以偽孔注觀之兩事既非在一時則不得合爲一節而明
 日遂行必屬上節無疑矣君子亦有窮乎者據天恒理言
 君子當蒙福佑不宜窮也固窮者言窮當固守也尸子曰
 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荀子宥坐載此事夫子告子路曰君
 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
 始而心不惑也又云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
 時卽言困窮之義易困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
 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
 命遂志此君子所以能用窮也說文燼遇差也引此文作
 燼燼字異義同鄭注云濫竊也坊記小人貧斯約約斯
 盜小人貧必至爲盜故此注以竊言之禮器注濫亦竊盜
 也是也易繫辭傳困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
 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也○注興起至乏食○正
 義曰興起爾雅釋詁文說文起能立也孔子去衛如曹云

云據世家則在定十四十五兩年至吳伐陳陳亂則在哀
元年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
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至陳主司
城貞子家然則去宋之後尚有適鄭一節注不備耳但由
鄭至陳不由禁地與陳蔡之閒之丈不合又在宋遭桓魋
之難與匡人無涉孔注並誤世家又云孔子遷於蔡三歲
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
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者皆
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
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
之事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孔子於野不得已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孔子然後得免是
事在哀公六年此注不本之而以爲在哀元年不知何本
江氏永鄉黨圖考據世家孔子自陳遷于蔡是爲陳蔡之
閒在哀四年其說較確然世家亦可從詳先進疏惟世家
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望經史問答
辨之云陳事楚蔡事吳則譬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
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
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辨極當案孟子
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先進篇亦云從

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明因其時弟子未仕陳蔡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此注以爲困亂亦近臆測而世家更附會爲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更非是也。注濫至爲非。正義曰說文云濫汜也水汜濫則至潰濫杜注左哀五年傳濫濫也是也不如猶言不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云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是小人窮則濫濫爲非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注孔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注孔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

則取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既於陳蔡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云云是此節亦絕糧時問答語阮氏元一貫說貫行也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會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畧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

貢曰于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今案夫子言君子博學於文又自言默而識之是孔子以多學而識爲貴故子貢答曰然然夫子又言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是聖門之教行尤爲要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多學而識之也篤行一以貫之也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又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言能行之效也否則徒博學而不能行如誦詩三百而授政使四方不能達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爲哉至其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此章與詔曾子語相發也。注善有至知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途雖殊其歸則同致而百慮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指莊子引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即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已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

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
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貫也四氣者天與
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忠恕也孔
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
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反是孟子以揚子爲
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而不可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
爲揚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揚揚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
貫揚使揚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兼愛執中者
廢則恕矣則人之所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
也執一則人之所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
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保邦之本也已所不知而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
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爲所知
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
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
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
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
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
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恃乎一
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

後致知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
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吾之知天下之能皆吾之能何
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

執一矣案焦說亦是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注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

少於知德

正義曰中庸之德民所鮮能故知德者鮮。注
君子至知德。正義曰荀子宥坐載夫子厄於

陳蔡答子路語畢復曰居吾語女昔者公子重耳霸心生於莒
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

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

謂奔竄也或即此知德之義但荀子語稍駁耳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

正義曰恭己者修己以敬
也漢書王子侯表下饗其

己之治顏注引此文亦作其己云其讀曰恭此所見本異
也正南面者正君位也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

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呂氏春秋先己篇昔者先
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

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
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
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
天注天無爲而化矣君能無爲而治。正義曰注以爲勝於天。注言
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正義曰注以爲勝於天。注言
化然亦因輔佐得人乃成。正義曰注以爲勝於天。注言
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遇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
下不歸堯于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遇即天子之位以
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
又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溫扶衰所遭
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此即謂舜因堯
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此即謂舜因堯
舊任官得人也大戴禮主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
下席而天下治新序雜事三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
舜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詩卷阿云伴
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鄭箋伴與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
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則得伴與而優游自休息也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
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並與此注義同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

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

諸紳注孔曰紳大帶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

問亦在絕糧時翟氏顓考異以子張時年少爲疑過矣篤與竺同厚也謂厚愛人也荀子修身篇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又說苑敬慎篇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與此文義同蠻貊者說文云蠻南蠻蛇種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此貉作貊係別體說文所無也在輿謂在軍中也戴氏

震釋車云車式較內謂之輿自注大車名箱書諸紳者謂書夫子語於紳也說文書著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趙氏佑溫故錄據玉藻言帶之制天子終辟大夫辟垂士率下辟辟讀如字卽褻積之褻率卽絳謂纓緝也終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卽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已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刺文於其上與或曰紳有囊蓋書而貯之皇本參下有然字此誤依注增入又夫然後行句末有也字。注萬二千五百家爲州。正義曰弟子傳集解作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有萬字衍也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一黨五百家五黨是二千五百家鄭彼注及州長內則注並云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注亦當同釋名釋州國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注衡輓至車輓。正義曰衡之言橫也謂橫於車前阮氏元車制圖考說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四寸是也衡兩旁下有曲木又馬頸謂之輓衡輓本二物注以輓釋衡意尚未晰皇疏云參猶森也森然滿亘於己前也釋文參所金反說文森字注讀若曾參之參是參森音同然參不訓森皇疏所云未必卽得注意朱子集注云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家大人曰參字可訓爲直故墨子經篇曰參直也論語參於前謂相直於前也呂氏春秋有始篇夏

至日行近道乃參於上謂直人上也淮南說山篇越人學
遠射參天而發謂直天而發也自注鄒風柏舟釋文引韓
詩曰直相當也二說皆視此注爲長俞氏樾羣經平議又
以參爲立玉篇曰立尙書以爲參字蓋西伯戡黎篇乃罪
多參在上古字作立說文立部立系攷土爲牆壁象形尙
書論語並作當立立之言系也言見其積系於前也其說
亦有理故

附箸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注孔曰衛大夫史

鰈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

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注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

順不忤於人

正義曰韓詩外傳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

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者
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
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
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
言對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

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此相傳史魚
直諫之事可爲論語此文證也外傳又云外寬而內直自
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悌悌史伯玉之行
也是伯玉亦守直道但不似史魚之直人不問有道無道
又其出處深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視史魚爲更賢
故夫子以君子許之外傳云善廢而不悌悌卽此所云卷
而懷之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注卷收也懷與裏同藏也下
篇懷其寶訓同卷而懷之蓋以物喻唐石經懷之作懷也
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作也俞氏
樾羣經平議以也字爲是而訓懷爲歸引詩匪風皇矣毛
傳爲證亦通。注衛大至不曲。正義曰鄭注云史魚衛
大夫名鮪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此僞孔所本
梁氏玉繩人表攷案杜譜列史鮪在雜人蓋不得其族系
而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以爲史朝之子高氏姓名攷亦云
史魚朝子並謂卽槽弓之衛大史柳莊不知何據詩大東
云其直如矢亦以矢行最直故取爲喻也顏師古漢書貢
禹傳注如矢言其壹志謂志壹於直不計有道無道。注
卷而懷謂不與時改。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曰左傳襄
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衍二十六年甯喜弑其君剽蓬
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而左氏爲

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
夫也爲此說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
在衛靈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六
十有七則孫氏構禍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
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
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逮夫衍奔剽立孫甯專國伯玉當此
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甯喜亦聽其從近
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
懷懷矣其答甯喜則曰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
與人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潘
氏德輿養一齋集曰卷而懷之殆未仕也與夫獻公之暴
所謂邦無道時也觀史魚之進伯玉知伯玉始固未嘗進
矣又曰未仕而國之卿大夫訪之重其賢也案黃潘二說
義同竊以伯玉年少時已仕及見獻公無道乃更不仕故
難作得從近關出也不與時政卽是避
位而去若但以爲始未嘗仕尙未盡然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

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正義曰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
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

下無之字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中論貴言篇君子必
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
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
其人則弗與之言又曰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
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
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昏委滯而遂疑君子
以爲欺我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故孔子曰可與言
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故孔子曰可與言
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
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
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
不亦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
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
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微發乎音
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
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闡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
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
勿失雜而勿給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
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
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

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注孔曰無求

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正義曰志士者

孟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

俞氏樾平議謂志士即知士與仁人爲知仁並舉其說亦

通害仁唐石經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

四百十九亦引作人皆從唐石經而誤也張拭解人莫不

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

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

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

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焦氏循雖拯樓文集

云殺身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

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眾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

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苟

自愛其身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鰲黑歟氣不塞足不偏枯

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卽是不能成仁則爲求

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注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

以賢友爲助

正義曰爲仁者爲猶行也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作厲其器惠氏棟九經古義以利爲古論

馮氏登府異文攷證以厲爲魯論二字訓義畧同也言居是邦則在夫子周遊時曾子制言下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荀子哀公篇所謂庸人者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然則所事所友皆己德行之助可資以砥厲故宜慎選之也皇疏云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言仁互言之也案皇本仁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注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

始取其易知

正義曰爲邦者謂繼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

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
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弗變藥之害民今爲殤
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死守者有司也此論則
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此論則
變法者賢主也呂覽此言正顏子問爲邦之意干寶易雜
卦注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二代損益以非其
任也則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
注據見至易知。正義曰見萬物之生謂建寅月也白虎
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
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
者何謂也陽氣始養根株黃泉萬物動發而未著也十一
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萬物動發而未著也十一
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皆赤者盛陽之氣也
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皆赤者盛陽之氣也
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
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
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
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三
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
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周書周月解夏數得天百王所

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據周書此言是周亦用夏時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夏時萬物始達雖微而已著故白虎通以爲人得加功也禮鄉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周月解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是春主生物爲四時始寅月爲孟春夏時用之民既便於施功故易得知之也

乘殷之輅

注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

也

正義曰釋文輅本亦作路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段注引應劭說謂以木當胸以輓車者卽此又謂車名本字

自作

路案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于道路也是路爲車名爾雅釋詁舍人注路車之大

也此

引申之義注殷車至儉也正義曰禮明堂位鸞

車有虞氏之輅也

鈎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

周輅也是歷代車制不同名亦各異此注殷車曰大輅卽

據明堂位別之鄭彼注云鸞車有鸞和也鈎車有曲輿者

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案周官巾車言王五路木路居末最質故知殷大路是木路也鄭注巾車謂玉路以玉飾諸末金路以金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至木路則不輓以革漆之而已是木路最質故亦稱素車也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質爲先如疏所言是殷有三路論語此文當得兼之引左傳者桓二年文服虔云大路木路是據殷禮言之越席者結草爲席置大路中以爲藉服周之冕

注冕禮至視聽。正義曰注有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

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

注冕禮至視聽。正義曰注有脫文當云取其垂旒蔽明黻纁

塞耳不任視聽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黻纁塞耳所以弁聰也盧辯注禮緯含文嘉以懸統垂旒爲閑姦聲弁亂色令不惑視聽則璅璅之設兼此二事也孔氏廣森補注玉篇曰黻黃色也統緝之以緇爲充耳垂冕兩旁其下綴玉謂之璅懸統之緝謂之統天子立統諸侯黃大夫青士素今案續統一字注言此者欲言冕制之善亦文備之一端也宋書禮志周監二代典制詳密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周

之祭冕纁采備飾故夫子樂則韶舞注韶舜樂也盡善盡

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正義曰俞氏樵羣經平議舞當讀爲武周官鄉

美故取之大夫五曰興舞論語八佾馬注引作興武莊十

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皆古人舞武通

用之證樂則韶舞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

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

低昂然尚論古樂韶之後卽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

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輅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爲

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

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

舜樂明矣案俞說是也孔子世家言孔子絃歌詩以求合

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並言皆孔子所取也武爲周放鄭聲

一代之樂合文武周公所作樂名之說詳八佾疏

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注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

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正義曰放

也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

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甚言之五經
異義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甚言之五經
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
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一篇說婦人十九矣故鄭
聲淫也案白虎通禮樂篇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
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
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衛
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爲
利列國以相聞皆以鄭聲爲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
手淫聲謂之鄭聲乃左傳別一義服虔解誼據之不與魯
論同也又魯論舉濔濔一詩以爲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
詩皆是如此許氏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
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
刺時刺亂者改爲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樂記云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
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
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
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淫聲爲建國所宜
禁故此言爲邦亦放之矣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
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

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遠佞人公羊莊十一年齊人執鄭詹書甚佞也何注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伯當討之而已與白虎通義合通鑑孝元帝紀引荀悅曰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注鄭聲至遠之。正義曰鄭聲與雅樂同佞人與賢人同是其能惑人也惑於鄭聲則思淫亂惑於佞人則當危殆下篇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卽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注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義

曰皇本人下有而字張棣解慮之不遠其憂卽至故曰近憂。注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邢疏云此易既濟象辭也案繫辭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荀子大畧篇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又仲尼篇智者之舉事也禍則慮嫌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皆

言人宜
遠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正義曰皇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注孔

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

正義曰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

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太平御覽四
百二引鄭注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諡曰惠

文小異左僖二十六年疏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
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爲邑名者柳下若桑中驪下

之類其地今不可考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國策顏厲言
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壑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

人多葬於食邑壑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
北二國接壤處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惠爲諡者列女傳

柳下惠死門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爲惠乎門人從
以爲諡是惠爲諡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柳下惠魯大夫

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行惠德因號柳下惠
一日柳下邑趙岐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

以柳下爲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至惠之爲謚明見列女傳而亦以爲生前之號均與鄭異義非也又高誘謂柳下惠爲無駭之子亦不知所本柳下惠爲士師見下微子篇不與立者邢疏云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方氏觀旭偶記展禽謚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遇也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謚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策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證李氏愔羣經識小案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已爲之或爲司空而秉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注知賢而不舉是爲竊居其位。正義曰竊如盜竊之竊言竊居其位不讓進賢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注孔曰責己厚責人薄

所以遠怨咎正義曰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以仁治人義治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呂氏春秋

舉難篇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中論脩本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畧外急已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取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矜故明莫大乎自見自應者謂之替故明莫大乎自應聽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應

子曰不曰如之何

注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柰是何

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注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

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正義曰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

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此以如之何為問人之辭凡稱何如是也朱子集注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此以如之何為心自審度亦通

荀子大畧篇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憂長
卽審度之義。注如之何者禍難已成。正義曰陸賈新
語辨惑篇故孔子遭君暗臣亂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
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
不通道德私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
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論語家舊說指世亂
言之僞孔所云禍難已成似卽竊取此義然曰無如之何
者亦統兩如之何爲一句
非如僞孔橫分兩句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小慧謂

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

正義曰此章是夫子家塾之戒說文云羣輩也羣居

謂同來學其居者也夫子言人羣居當以善道相切磋不
可以非義小慧相誘引也釋文慧音惠皇本作惠注同此
依魯論改不知鄭君定讀已作慧也考文引古本作惠卽
指皇本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太平御覽人事部
引並作慧。注小慧謂小小之才知。正義曰說文慧杜
也史記索隱慧智也左成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

注蓋世所謂白癡則慧爲有才知之稱戴氏望注云小慧爲小辨慧也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曰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案戴說卽鄭義釋文引注更云魯讀慧爲惠今從古則作慧者古論魯論用假借字作惠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晉語巧文辯惠則賢惠卽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生惠作慧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機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惡並與慧同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注〕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正義曰釋文云義以爲質

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畧同翟氏灝考異孝經三才章疏引此文無君子二字臧氏琳經義雜記以有者爲衍是也義以爲質者義者宜也人行事所宜也禮運云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又云其居人也曰義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注養當爲義字之誤也是凡

禮皆以行義也禮尚辭讓去爭奪故孫以出之信者中也
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背故信以成之稱君子者言其人
有士大夫之行可爲法則也。注義以至言語。正義曰
禮器注質猶性也荀子臣道注質體也操者持也守也義
本於心之裁度而要以制事故注以操行言之出謂出諸
口鄭以行禮已是孫讓故解孫以出之爲言語也詩云慎
爾出話無不柔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

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已知正義曰意問篇子曰

其不能也義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沒世猶

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
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以此爲孔子作春秋時語亦
安國舊說中論考僞篇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張栻論語解
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

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孔子
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好名也孟子曰令聞
廣譽施於身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
之耳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
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
所弗道。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
世而無名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正義曰禮

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正己而不求
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引此文說之中論
貴驗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
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
知所悔壅也遂所誤。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
求訓責亦引申之義禮大學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
謂先責諸己也若小人則藏身不怨而卽欲喻諸人
故但責人孟子所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注孔曰黨

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義之與比

正義曰矜易於爭羣易於黨故君子絕之

劉氏宗周論語學案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注矜矜莊也。正義曰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莊義同。注黨助至與比。正義曰黨訓助者引申之義義之與比言與人以義相親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

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注

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正義

曰禮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飲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如揚于王廷之揚蓋先揚之而後考其德事乃進用之也書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服以庸彼是考績之法亦在試以功效不專尚言故管子明法解云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

之故以載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
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
者得用觀此是古舉人
之術皆不以言可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

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正義曰一言謂一字春秋

左氏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
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言五言七
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皇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
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皇本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注包

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

注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

云直道而行

正義曰集注云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包氏慎言溫故錄斯

民兩語正申明上文所試句如與而同以用也言我之於人無毀無譽而或有所譽稱揚稍過者以斯人皆可獎進而入於善之人往古之成效可觀也蓋斯民卽三代之民三代用此民直道而行而人皆競勸於善安在今之不可與爲善哉其有所試謂三代已當試之非謂身試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敘畧云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也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磨之故也章懷注云彪引之者言三代選賢皆磨礪選錄然後用之合此二文校其語意則上文所云如有所譽是卽直道也直者無私曲之謂如有所譽似偏於厚而究其磨礪誘掖之意非爲私曲故曰直道所謂善善宜從長也班固景帝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敝網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至於黎民醞厚周言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此贊以孔子之言證漢事言崇人以

刻薄馭民而民俗益敝至漢文景務率民於寬厚能容人
過而治迹蒸蒸日上是直道本厚意而行之者也案論衡
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
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
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此亦謂堯舜以德化民卽是直
道而行異於桀紂之暴虐此與包君所引證若合符也皇
本人下無也字所作可○注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
己○正義曰漢書薛宣傳谷永薦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
舉錯皆當如有所用必有所試謂譽而用之也以試爲夫
子身試與包注同亦可通○注用民至而行○正義曰無
所阿私謂無所阿比以私意毀譽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
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
辭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注包

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
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

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正義曰毛詩抑傳借假也亦常訓唐石經史下無之字皇本今下有則字

朱子集注本矣誤已。注古之至穿鑿。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籀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曰史篇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執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竊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卽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官教學童者也見論語之文若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耀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違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

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
學者疑蓋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
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
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涂故論語包注云云凡有馬而
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義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
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
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段借闕文
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段借闕文
者所不知者也有一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段借闕文
案宋說史闕文之義至爲詳確其謂有馬借人乘之爲五
馭之法尤補注義荀子禮論篇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
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注倍至謂倍加精至也則有馬須
借人乘之乃得教順此學御之事夫子時六
義之學將廢故俗多穿鑿不免自以爲是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注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

義小不忍則亂大謀

正義曰吳氏嘉賓論語說先王有不

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苟不忍於惡一人則將有亂大謀者矣聖人之所惡常在於似之而非者巧言亂德所謂惡

後世所以亂義也小不忍則亂仁或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
聖人之辭若可通竊以爲非也案漢書李尋傳執乾剛之
德勉彊大誼絕小不忍外戚傳夫小不忍則亂大謀恩之
所不能已義之所割也二傳文皆如吳說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眾阿黨比周

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正義曰潛夫論潛

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
亦不必專已必察彼己之所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
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
以斷正不稽於眾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
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又管子明法解亂主不
察臣之功勞譽眾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眾者則罰之
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有罰又云如此
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
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案潛夫論引眾
好句在眾惡前宋葛洪涉史隨筆王氏論語辨惑司馬溫

公論選舉狀議貢舉狀王臨川答段經書亦先好後惡風俗通義正失篇羅隱兩同書真偽章好均作善亦取善句在前即王注疑亦如此俞氏懋平議以爲傳寫誤倒或有然也。注或取至察也。正義曰或取阿黨比周所以取好或其人特立不羣所以取惡梁書劉孝綽傳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即本王注故亦引論語說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

隨小故不能弘人正義曰皇本弘人下有也字。注王曰至弘人。正義曰皇本不言王肅曰則

何晏等義也道隨才爲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即可極仁聖之詣而非道可以弘人故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仍不免爲取中庸記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即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下引此文又禮樂志載平當說衰微之學興廢在人亦引此文義皆可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當本此文而反言

之穀梁僖二十年傳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正義曰思者思

其所學也然思之不達而一於思反爲無益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畧本此文賈子新書修政語上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尙學道而賤下

獨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貧

注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

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

正義曰潛夫論廣學篇引耕也

餒在其中三句連上吾嘗終日不食爲一章當時簡編相聯未分別也耕者說文云犁也謂以牛犁田也。注餒餓

至人學。正義曰段本說文饌飢也此常訓念耕者念猶思也本非所習而思爲之故曰念耕古者四民各習其業自非有秀異者不升於學春秋時士之爲學者多不得祿故趨於異業而習耕者眾觀於樊遲以學稼學圃爲請而長沮桀溺荷篠丈人之類雖隱於耕而皆不免謀食之意則知當時學者以謀食爲亟而謀道之心或不專矣夫子示人以君子當謀之道學當得祿之理而耕或不免餒學則可以得祿所以誘掖人於學而凡爲君子者當自勉矣鄭謂念耕而不學謂士之爲農者但務農而不爲學也既不學不可得祿故或遇凶歉而不免於餒是兩失之矣若夫農務於耕自習其業安得概以謀食責之潛夫論釋難篇釋此文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誼與鄭同夫耕原於謀食謀食卽不得不憂貧君子志其大者遠者但憂謀道之無得於己而豈口腹身家之圖所能易其志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困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

以泄之則民不敬

注

包曰不嚴以泄之則民不敬從其上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注

王曰

動必以禮然後善

正義曰此章十一之字包注指位言但於動之句不可通毛氏奇齡臆言補指

民言知足以及民即知臨爲大君之宜案知及之謂政令條教足以及民也仁不能守之謂不能以仁守之仁字置句首與知及之配儼成文耳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尚父曰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是言凡得民者皆當以仁守之也孟子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民矣此文得之失之即謂得民失民也莊以泄之者泄臨也見毛詩采芑傳說文嫌臨也即泄本字皇本作莅又泄或體莊以泄之謂威儀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

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
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皆
言臨民當莊之義動之以禮謂以禮感動於民使之也
荀子王霸篇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
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不加焉故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
則雖孤獨寡必不加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
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
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此動之以禮爲治之善也
○注知能至失之○正義曰後漢書劉梁傳孔子曰智之
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
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議其違道也下文又云患之所
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
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此引論語以證武仲之失位
由於不順不恕不順不恕卽是不仁與包義正合易繫辭
傳何以守
位曰仁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知而可大受小人

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正義曰集注云知我知之也受彼所

受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大器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注王曰至受也○正義曰皇本無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了者無餘之辭君子所知皆深遠之道不可以小了之也小人祇知淺近故可以小了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注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

生者仁最爲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

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

正義曰說文云蹈踐也惠

氏棟周易述仁乃乾之初生之道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如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而歸之義不可言死○注水火至爲甚○正義曰孟子告子篇民非水火不生活是水火爲民所仰而生也仰者望也鄭注云甚於水火於

仁最急也
同馬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

仁急

正義曰此章是夫子示門人語蓋事師之禮必請命而後行獨當仁則宜急行故告以不讓於師之道悉

以展轉誤人生死也。注當行至仁急。正義曰說文當田相值也。人於事值有當行仁者不復讓於師所謂聞斯行之也。春秋繁露竹林篇論楚子反許宋平事云今子反往祝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彼言子反不讓於君與此義畧同故引文說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注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

耳言不必小信

注貞正至小信。正義曰易象傳貞正也此常訓君子以義制事咸合正道而不必

爲小信之行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又曰君子

貞而不諒說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
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焦氏
循孟子正義論語云奸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奸信不好
學則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
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
至於賊案上篇夫子答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
人哉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
言必信卽此注所云小信也亦卽諒也漢書王貢等傳贊
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顏注云薛方志避亂朝
詭引巢許爲喻近此義也亦言不必信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注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曰敬

者自急敕也禮表記云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
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
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是言事君
當敬其事也檀弓云仕而未有祿去可見當時人臣居位
有不得祿然祇去位則可若在位而但計及食祿不復敬
君之事則大不可朱子集注云後與後獲之後同儒行曰
先勞而後祿亦此意郡齋讀書志載蜀石
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妄增

子曰有教無類

注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注言人所在見教無

有種類。正義曰說文云類種類相似唯犬爲甚故其字從犬。皇疏云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孟子曰伯夷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道者志之

所趨舍如出處語默之類雖同於爲善而有不同其道者志之得失皆自知之不能相爲謀也。案孟子又言君子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歸潔其身道也而遠近去不去行各不同則不能相爲謀也。史記伯夷列傳引此文云亦各從其志也。卽孟子不同道之說顏注以天道人道爲言失其旨矣。老莊申韓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細儒學儒學亦細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未可厚非也。若夫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夫子之謂集大成安有所謂不相謀哉。不相謀者道之本能相爲謀者聖人之用後世儒者舉一廢百

始有異同之見而自以爲是互相攻擊既非聖人覆燕持載之量亦大昧乎不相爲謀之旨

子曰辭達而已矣

注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

文豔之辭

注凡事至之辭。正義曰辭皆言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豔以過於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儀

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是辭不貴多亦不貴少皆取達意而止錢氏大昕精研堂文集據聘記解此文以爲論語亦是聘辭則不若此注言凡事得兼舉也

師冕見

注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

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注孔曰歷告以坐中

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

固相師之道也

注馬曰相導也

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降等

之客則於門內此師冕見當先有坐客則第俟諸階故紀從階始案趙說是也但師冕來見必亦有扶工者入門之

後當立堂下。故此及階及席。夫子若爲扶工者。一一詔告之。又告以某某在斯者。令師覓知之。得與爲禮也。禮少儀云。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警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覓見云云。正替無目。恒如日闇。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也。注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正義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舉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以括之。姓字釋某所在處。釋在斯。注相導也。正義曰。相導。爾雅釋詁。文鄭注云。相扶也。扶導。義同。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注相扶工。

江都錢國珍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九

恭冕述

季氏第十六

集解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注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

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

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

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注孔

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

何以伐爲注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正義曰正

氏謂康子說文云伐擊也從人持戈左莊二十九年傳凡

師有鍾鼓曰伐季氏欲伐顓臾二子知其謀因見孔子告

之皇疏引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

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己

換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

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威宏舉治體

自救時難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集注引洪氏曰

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

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

夫子之言而止也與無乃爾是過與是猶寔也說見王氏

經傳釋詞邦域者周禮大宰注邦疆國之竟釋名釋州國

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釋文云邦或作封蓋二字音義同

漢書王莽傳封域之中即邦域也惠氏棟謂依孔注邦當

作封然孔云七百里之封乃釋邦爲封非孔本作封惠氏

誤也陳氏鼐又謂下文邦內鄭作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或本矣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也域或又
从土漢書賈誼傳注域界局也是域卽所封之界也何
伐爲與何以文爲同一句法皇本作何以爲伐也注顧
史至取之○正義曰左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顧與風
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大皞伏義四國伏義之
後故主其祀附庸者鄭注王制云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
庸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案庸與墉同詩以作爾
庸謂以作爾城也顧與爲魯附庸故得自立國繼世雖稱臣不
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是謂附庸得自立國繼世雖稱臣不
得專之矣趙氏佑溫故錄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屬
國之在邦域者多矣自向爲芒入宿被宋遷邾與魯世相
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邾取郕取卞皆附庸而不
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顧與爲幸存非其事大謹職
何能至于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注使主祭蒙山○正
義曰左傳言顓臾司有濟之祀司者主也濟與東蒙山○東
並主其祀左傳論語各舉其一耳蒙山卽東蒙山在魯東
故云胡氏涓禹貢雖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
接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顧與國在山下後魏志
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
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

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
 東蒙爲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
 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
 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
 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廩論曰
 蒙山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
 北者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亦非即龜蒙峯也蔣
 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
 八里西南接兗州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今案蔣說以蒙
 陰縣南八里諸山爲即蒙山蓋統山之羣阜言之與胡氏
 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蒙陰今屬沂州府○注
 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孟子云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
 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解者謂此周初之制其後成王用周
 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故周官大司徒言公方五百里
 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先鄭注以爲附庸
 在內後鄭則以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
 有動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
 公之封地方五百里是以封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
 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是魯七百

里包有附庸僞孔此注用後鄭義也大司徒注又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四二十卽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二十四魯兼冉有曰夫子欲之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

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注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

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

用彼相矣

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

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積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檻也積匱也失虎毀玉豈非

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天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

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正義曰陳力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云云則夫子設警

以曉之止謂去位也危者行傾側也顓者失隊也說文持

握也扶佐也集注云相警者之相也此言警者將有危顓

則須相者扶持之漢書陳球傳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正

本此文矣與邪同王氏經傳釋詞謂此矣字與乎同義是

也虎兇皆獸名爾雅釋獸兇似牛郭注一角青色重千斤

說文衆如野牛而青兇古文從儿周官圉人職掌圉游之

獸禁牧百獸注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案蕃與

藩同蕃衛卽此所云柙也龜謂守龜龜人掌之玉謂命圭

典瑞掌之皇本出下毀下無於字釋文匣戶甲反本今作

柙漢書文三王傳引亦作匣顧氏與費相近閻氏釋地又

續謂相距僅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兗州府志故顧氏

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是顧氏近費也後世必爲子孫憂

釋文本無後世字引或本有之馮氏攷證謂後漢臧宮傳

注引亦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左隱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焉此注當別有所本杜預云周大夫路史注商太史江氏承羣經補義疑卽書盤庚遲任不知然否。注桺檻也。正義曰說文桺檻也威虎兇也從木甲聲義本論語。注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正義曰周官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序官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注兼兵甲言者引申之義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注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注孔曰舍其

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注孔曰國諸侯家卿大

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

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政教均

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

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正義曰皇

本而必下有更字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祿制田里皆均平也左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春秋繁露度制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又云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巢此眾人之情也聖者則于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案繁露引不思貧而患不均魏書張普惠傳同蓋貧由於不均故下文言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也和無寡者言既均平則上下和協民皆思歸也脩文德者脩謂加治之文德謂文治之德所以別征伐爲武事也周語云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

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此文卽謂遠人不服宜脩文德之事來謂召來之也趙岐孟子章指引作懷之懷亦來也安之者施以養教之術使之各遂其生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

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注孔曰民

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

注孔曰干楯也戈戟也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也

注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

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

果囚季桓子

正義曰閻氏釋地又續徐文長謂顓臾在邦域中非遠人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

然淮夷徐戎並興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

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

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邦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季氏取二
孟孫叔孫各一此時賦用益繁誅求無藝上下相猜將不
能守其邦也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顧與或作不在
於顯與馮氏攷證唐石經亦有於字云盜毛包周無於宋本而
載漢石經殘字而在下有於字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
在下亦有於字從包陳氏曰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
亦作句無於字從包陳氏曰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
俗解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
屏大夫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
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
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
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
後雖有賁邑難爲威紇之防孫林父之譖請囚於費而無可
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卽效意如之以瀋己惟有謀伐顧與
逞又畏顧與世爲魯臣與魯倚角以瀋己惟有謀伐顧與
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彊不克則魯師
實已勞億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憂在內者政
彊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
作者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

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
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
謀也案方說是也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未央殿中
地震谷永曰地震蕭牆之內是蕭牆當指人君。注干楯
也戈戟也。正義曰兩雅釋言干并也孫炎注干盾自蔽
扞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廣
雅釋器干楯楯也楯與盾同干盾楯皆一物異名方
言又云戟楚謂之舒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舒或謂
之鎮吳揚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鏐胡
其曲者謂之鈎舒鏐胡郭注舒取名於鈎舒也鈎舒鏐胡
卽今雞鳴鈎舒戟也說文戟有枝兵也戈平頭戟也據方
言是戈爲戟之異稱據說文則戈亦戟類故此注以戟訓
戈。注蕭之至桓子。正義曰說文云蕭艾蒿也蕭牆義
無取此故鄭訓蕭爲蕭釋名釋宮室蕭牆在門內蕭肅也
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亦同鄭義說文牆垣蔽也屏
亦短垣所以障蔽內外故亦稱牆陽虎囚季桓子在定公
八年而二子事季則在哀公十一年後鄭氏此言未得其
實宜乎方氏之易其義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

正義曰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敢作禮樂焉孟子

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禮樂征伐

皆宜自天子出白虎通攷騶篇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

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

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冠服能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

者賜鈇鉞能征不善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虎賁能誅有罪

者賜鈇鉞能征不善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虎賁能誅有罪

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弓矢孝道備者賜虎賁能誅有罪

暢於天子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

諸公奉篚服王制曰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

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祝將之詩曰君

鷩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

度而鈇鉞弓矢玉璜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按此謂九命

惟天子有賜諸侯始得用之故曰九命作伯其諸侯自

之禮樂及尋常刑賞施之國中亦由天子制定爲法故曰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白虎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

命不得動眾起兵誅不義者所以疆幹弱枝尊天子卑諸

侯也是諸侯雖有征伐亦須天子之命蓋禮樂征伐皆

陟之大權所以褒賢誅不肖天子之所獨操之者也此惟

治世則然故曰天下有道及無道之時上替者必下陵禮樂征伐不待天子賜命而諸侯輒擅行之或更國有異政儲上無等雖極霸彊要爲無道之天下矣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孔曰

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

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注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

齊正義曰云蓋十世者蓋是大略之辭下五世三世不言蓋統上而省文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何也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敗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疆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猶驗於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於
竊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故復
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蒯公山弗擾陽虎皆及身失
之而云三世始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稱三世也案
十世五世三世皆約略言之故有及世而未失者亦有未
及世而失者運有遲速終於失之匪惟人事抑天道矣馮
氏李驛春秋三變說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
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
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
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
傳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
垂隴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卻缺而大夫
始專矣浸淫至成二年鞏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
勢張襄十六年吳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
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
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恆有陳豹
衛孔惺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
而莫狡且彊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
于鄰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
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

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充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
夫一言以蔽之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之中葉討
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
臣執國命而欲段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
無書公者大夫復張已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
馮氏景解春秋集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
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蒙引仍以禮樂征伐爲國命者非
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
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辱主第相闕
於門之內而已矣。注周幽至侯矣。正義曰鄭注云亦
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此僞
孔所襲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
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
姒爲后呂其子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共
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其立故
幽王太子宜曰是爲平王也漢書地理志平王東居洛邑
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是平王東遷周始微弱也隱
公名息姑惠公之子魯世家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
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惠公立於平王
之世而春秋託始隱公可知平王東遷之始諸侯猶守王

命至隱公時禮樂征伐乃出自諸侯也。僞孔以十世失政專據魯事言之。自隱後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爲十世也。乾侯晉地。昭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於齊。後如晉。居乾侯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注季文至所四。正義曰定五年左傳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由桓逆推至五世。知爲文子始專政也。注陪重至奔齊。正義曰說文陪重土也。引申爲凡加益之義。廣雅釋詁。陪臣也。韋昭楚語。注臣之臣爲陪。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諸侯大夫於天子爲陪臣。則諸侯大夫家臣亦於諸侯爲陪臣矣。陽虎之先爲季氏臣。未有所證或馬據論語以意言之。但注陽虎虎字疑誤。當謂陽虎之先別一人也。

大夫

注

孔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孔曰無

所非議

正義曰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謀也。詩北山或出入風議是謀。論政事爲議也。方氏觀旭偶記云

議者圖議國政。倘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道之時。野無遺賢。俊傑在位。王公論道。

經邦自不下資於庶人之微春秋傳齊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並言古之正法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鄙人論政而曹國公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注制之由君。正義曰君統天子諸侯言之政制自上臣下奉而行之所謂君令臣共者也若夫桓文啟霸政柄未移雖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而考其世運猶可稱有道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

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

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正義曰爾雅釋訓逮及也說文同又云逮及也逮及也

也音義並同。注言此至世矣。正義曰鄭知夫子此言

在定公初者以下文政逮大夫四世又言三桓子孫微是

在定公五年陽虎作難之時故知爲定公初也毛氏奇齡

稽求篇按春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

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

薨乾侯史墨討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

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

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改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

人所言四公上自文薨以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繼

指四世其下云五世者樂祁與史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

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

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

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

世案毛氏此言足以證明鄭義春秋繁露玉林篇文公不

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于大夫以

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

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

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案董氏以季文子始仕在文公時
文公出侮入奪固已自啟其釁故至宣公祿去公室繁露
此言與鄭意似異而實同也左文十八年傳文公二妃敬
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
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許之冬十月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羊傳作子赤是也即赤此其事
也祿謂百官之俸注爵祿連言者謂有爵而後有祿也祭
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
政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
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
廟此爵賞之施也今魯政在大夫爵祿人皆不由君出則
用舍之權俱是大夫主之可知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
平子。正義曰皇本此注作鄭曰左氏傳言魯文公薨而
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傳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成十六年傳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
乎成竝指文子江氏永羣經補義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
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文子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
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昭二十五年宋
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孔疏
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

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
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婁如齊遊盟其年
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
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案江氏是也
閻氏若璩毛氏奇齡馮氏景李氏愔方氏觀旭說並同閻
氏又引孔子世家言季武子卒平子代立亦一證。注三
桓至皆衰。正義曰禮郊特牲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
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此注所云仲孫卽慶父
之後又稱爲孟氏也叔孫卽公子牙之後季孫卽公子友
之後方氏觀旭偶記曰四世是季文至桓惟是宣公時孟
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
子速速生孝伯獨獨生僖子纁纁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
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
生昭子婁婁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
時孟與叔竝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
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爲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是以
傳言季氏爲冢卿二子爲介卿叔孫穆子指楹曰雖惡之
其可去乎禮戾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
是無叔孫氏也然則二家視季氏爲盛衰舉季氏之世而
三桓可知矣案方氏是也此注謂至哀公皆衰則統三家

言之三家微於定哀之時至後益衰不復自振矣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注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注馬曰面

柔也友便佞損矣

注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

正義曰公羊定四年傳朋

友相衛何休解詁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離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據何注則三友三樂皆指人君言直者能正言極諫諫者能忠信不欺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人君友此三者皆有益也便辟者集注云謂習於威儀此但能爲容媚與直相反善柔能爲面柔與諒相反便佞但能口辨非有學問與多聞相反人君友此三者皆有損也蓋便辟是體柔卽所謂足恭也善柔是面柔卽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卽所謂巧言也說文編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諂言論語曰友諛佞此當出古論○注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正義曰巧辟者辟與避同謂君忌直言則諱避不諫也此義迂曲於經旨不相應釋文音辟爲婢亦反謂注亦同是誤以馬注

讀避爲婢亦矣盧氏文昭考證曰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又云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辟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據此則讀辟爲譬本鄭注馬融則讀爲避與鄭義異故皇本注中作避惠氏云馬鄭皆讀辟爲避誤案盧校是也巧爲譬喻已是便倭鄭君此義未爲得也考文載一本高麗本經注皆作便倭後漢爰延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引論語亦作倭與公羊疏所稱世間之音合而徑寫經注字作倭此直以義妄改夫善柔便倭皆邪僻之行則作倭僻便是渾言無所指稱宜爲通人所不取也後漢書倭幸傳贊咎在親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箸損者三友此又讀便倖爲便嬖孟子梁惠王篇爲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便嬖是近倖小臣不得稱友且若輩亦非盡無良以釋此文未能允也。注面柔也。正義曰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鄭箋詩新臺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是其義也鄭此注云善柔夸毗也案爾雅夸毗體柔也毛詩板云無爲夸毗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鄭此訓與馬異馬氏是也公羊定四年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鄭各別陳氏鱣古訓疑爲鄭義非也。注便倖也謂倭而辭。正義曰爾雅釋訓諸倖便倖辨也辨倖字同何休公羊解詁引此文釋文云辨倖如字本亦作便倖

疏云辨佞辯爲媚矣是陸徐所見本均用鄭義宋氏翔鳳輯鄭注按云御覽四百六引此注便佞也文異義同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注動得禮樂之節樂

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注孔曰恃尊貴以自恣

樂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注孔曰宴樂

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正義曰道人之善者道猶說也若舜隱惡揚善也賢友卽直諒

多聞是也佚遊者佚猶放也釋文云佚本亦作逸二字古

通用注動得禮樂之節正義曰禮得其體樂得其和

動必由之有制節也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

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

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鄭注君子士已上大戴記

保傅云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

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

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

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是言

在位者有禮樂之節也注佚遊出入不節正義曰出

入猶言往反書皋陶謨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孟子
梁惠王下載晏子對景公云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
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是佚遊爲非義也無
逸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其戒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胥是意也○注宴樂沈荒淫漬○正義曰說文云宴
安也飲食所以安體故亦曰宴漢書成帝紀帝爲太子其
後幸酒樂燕樂宴作燕者段借字易象傳君子以飲食宴
樂鄭注宴享宴也彼是以禮飲食與此宴樂爲沈荒淫漬
不同書微子云沈酗于酒大雅抑詩云苑湛于酒湛與沈
同春秋左氏傳以貪于飲食爲饕餮而晏子亦以飲食若
流戒齊景公古人燕飲非時不舉非有故不特殺不欲以
口腹之欲敗乃度也淫漬謂淫於女色注是推廣言之史
記樂書宋音燕女溺志集
解引王肅曰燕歡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注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

之躁

注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注孔曰隱

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曰未見君子顏

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正義曰言及之而不言皇本無而字韓詩

外傳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

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略本論語此文集注引尹氏

焯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注愆過也。正義曰爾

雅釋言僂過也說文愆過也僂籀文。注躁不安靜。正

義曰說文躁疾也躁即越字考工記羽豐則遲殺則越

與遲對文亦訓疾人性疾則不安靜釋名釋言語云躁燥

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也釋文引注更云魯讀躁爲傲

今從古盧氏攷證曰未及言而先自言之是以己所知者

傲人之不知也此則魯義與古不同荀子勸學篇未可與

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

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鹽鐵論孝養篇言不

及而言者傲也並用魯論作傲陳氏鱣曰繫辭傳云躁人

之辭多故鄭

從古作躁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注孔

曰得貪得

正義曰說文云莽營也从廿持戈以戒不虞又云壯大也爾雅釋詁同曲禮云三十曰壯

爭也說文門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門之形鬪遇也從門

鬪聲二字義微別今經典通作鬪釋文得或作德非翟氏

顯攷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彊暴老則

好利本此章張拭論語解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未定則動

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

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數而志得凡

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

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注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

注深遠不可易

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

人之言

注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

侮之

正義曰天命兼德命祿命言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

必脩身以俟之矣爲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
位則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
天地生人降厥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
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己成物有負於
天耳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言天子諸侯能爲
政教是爲賢德之君程氏廷祚說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
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
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
所在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
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
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
程氏此說指當時天子諸侯不必是賢德之君與鄭微異
均得通也朱氏彬經傳考證大人以位言引禮運大人世
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可證鄭說又引士相見禮與
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謂諸侯大夫也昭十八年左傳閔子
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患失而惑杜注
大人在位者此解大人兼及卿大夫亦鄭義之引伸也是
故畏天命則戒謹恐懼必致其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學畏
大人則秉禮懷刑必無有干犯其長上者鄭注云狎慣忽也
古訓是式必無有敢蔑棄先王之典者鄭注云狎慣忽也

孔穎達書疏謂慣見而忽之是謂小人狎侮其君上不敬也廣雅釋詁侮輕也傷也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母聖人言師古曰侮古侮字案說文侮下云侮古文從母外戚傳所引當出古論○注順吉至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尸子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即此注義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天其殃來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順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上不從使其牛口傷鼯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以上而食其角遇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命專主禍福必論語家之滅者何日之有哉案董氏言天命專主禍福必論語家舊說故此注同之又董氏解大人爲君上與鄭注同此注以大人爲即聖人者孟子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是大人即聖人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注
所本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
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聖人
與天地合德也陳氏隨古訓何解大人即聖人則與下聖
人之言相複是二畏矣故今不從之也○注深遠不可易
知測聖人之言也○正義曰繁露郊語篇云天地神明之
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
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順命篇
云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
慎董氏之旨亦主禍福此注則以聖言深遠難可知測或
慮德聞易獲罪聖言也與繁露旨意當同○注恢疎至侮
之○正義曰邢疏云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言天之網羅恢恢疎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案天道難
測故於報施有遲速顯闇之異小人不明此理故不畏也
肆倨肆也言大人正直而無所肆倨傲於人故小人狎之左
襄二十九年傳直而不倨杜注倨傲意略同小知者小有
所知也小人不小知聖
言故曰不可小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

注

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正義曰上

次又次皆言人資質之殊非謂其知有淺深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中庸又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此言困學之事當百致其功也若使困而不學則蠢然罔覺斯爲材質之最下者不得爲士類矣○注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不通者言心有所隔塞也廣雅釋詁困窮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

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正義曰孫氏奇逢近指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案

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君子嚴於所思而約之有此九端蓋凡言行莫能外是矣說文聰察也色謂顏色貌謂禮容尚書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從謂順乎理此文言忠忠者誠責之謂誠實則順

理可知釋文難乃旦反皇疏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案後漢吳祐傳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與皇疏合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忿怒思患患難義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

矣注孔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正義曰如不及如己所不及也文子上德篇文王見善如不及

孟子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如未之見也亦如不及之意探湯者以手探熱易致傷害也爾雅釋詁探取也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湯熱水也孟子冬日則飲湯列子湯問篇曰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喻熱大戴禮曾子立事云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盧辨注引此文明探湯卽恐其及己之意聞其語皆謂古語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若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三聘而行其君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賢人多隱故長沮桀溺接輿丈人皆潔己自高不復求其所志夫子未見之歎正緣於此然夫子處無道之

世周遊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卽此隱居求志之謂非如隱而果於忘世也孟子云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與此語義正同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尙志案後漢書逸民列傳序引此文李賢注云求志謂長沮桀溺如其說則夫子固見其人矣○注探湯喻去惡疾○正義曰毛氏奇齡贖言案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爲卻惡之喻今案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顏師古注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與去疾義同或論語舊說如此似孔襲其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孔曰千駟四千

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

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

曰此所謂以德爲稱

正義曰此章亦孔子語陳祥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騾北三千齊

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閔氏若據釋地又續引郝敬說並申之云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樊氏廷枚釋地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伏櫪正與韋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後漢書濟南王康傳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廄馬千二百匹奢侈恣欲游觀無度何敞上疏諫曰諸侯之義節諫制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如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當指公廄之馬蓋僭侈之事民無德而稱者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阮氏元校勘記云德得雖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邢疏皆以斯字卽指德言若改爲得頗乖文義今案皇疏云生時無德

而多馬又云言多馬而無德是皇本亦作德今字作得當
出異域所改說文云餓飢也淮南說山訓注餓困乏也史
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
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
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
死作歌曰云云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其事也錢氏可選補
闕疑夷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薇皆以粟如原
思辭粟是也餓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局采薇以充之未
必止食薇也秦記謂其食薇三年顏色不改誕矣案漢書
王貢兩龔鮑傳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維邑伯夷叔齊薄
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亦謂因不仕周食祿故致餓也其
斯之謂與句上常有脫文注以斯指德亦是因文解之蔡
節論語集說牽合上章而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
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此指齊景公隱居二句為指夷
齊殊為穿鑿張拭論語解孔廣森經學厄言並以隱居求
志行義達道證合夷齊而於見善見不善二句略而不言
則亦集說之傳會矣。注首陽至之中。正義曰漢地理
志河東郡蒲反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司馬彪郡國

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補引論語此文並馬注
說之首山首陽雷首三名實一地反與坂同華山卽太華
在蒲坂西南大河之南蓋河出壺口之西循山麓南行至
太華乃折而東雷首山適當其北故曰華山之北河曲之
中也太平寰宇記引論語鄭康成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
城南今陽區山谷號爲首陽山知鄭此文亦有注與馬義
同唐詩采芑云采芑采芑首陽之巔首陽之名確見此詩
其序言刺晉獻公好聽讒言讒言卽指驪姬當時太子申
生被誣以死驪姬復譖公子重耳夷吾曰二公子皆知之
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復命寺人披伐蒲故其詩
言舍旃舍旃勸公勿信讒言致伐之也重言舍旃者非一
之辭晉語重耳處蒲城韋昭解蒲今蒲坂是首陽在蒲坂
卽是雷首有明徵矣金氏鶚求古錄亦據詩首陽以爲卽
夷齊之所居其說誠是而以首陽爲在晉都不陽之西則
全無所據揆其意徒以采芑是晉詩首陽應在晉都左右
不知獻公時疆域甚廣所謂河外列城五者其地卽在蒲
坂大河之西蒲是晉邑得舉其境內之山豈必斤斤於晉
都左右求首陽之所在邪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
之山遂餓而死所謂北至者蓋夷齊自孟津諫武王伐紂
後遂由孟津西北至首陽也莊子大略言之故祇稱北至

矣大戴記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渚之間又云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孔氏廣森補注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間孔氏釋首陽卽本馬鄭也金氏亦知平陽不在河濟之間因謂二子先居河濟間後乃隱首陽河濟間卽孟津夷齊諫武王時居此此則強文成義不可爲典要矣至許慎說文謂首陽在遼西曹大家注幽通賦謂在隴西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始覽謂在洛陽東北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在岐山之西皆非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注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

子所聞當有異

對曰未也嘗獨立

注孔曰獨立謂孔子鯉

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

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正義曰異聞者謂有異教獨聞之也稱鯉者將

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禮臣行過君前子行過父前皆當徐趨所以爲敬也過庭謂東西徑過也王通中說立命篇引姚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義與此章相發說苑建本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失禮失禮則不立說苑所述疑即過庭學禮之訓而文較詳聞斯二者伯魚自明所聞如此未有異也遠其子者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云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褻狎也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以別嫌疑厚尊敬也一過庭須臾之頃而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之謂遠白虎通五行篇云君子遠子近孫此其義也皇本不學詩無以言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二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

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匡孔

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諫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

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正義曰曲禮天子之妃曰

后諸侯曰夫人公羊隱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明夫人爲君所稱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唐石經稱諸異邦諸誤謂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字○注小君至禮也○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也春秋書葬我小君是小君卽君夫人之稱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白虎通云論語曰國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白虎諸儒以稱諸異邦爲國人所稱當是論語家舊義故爲孔此注亦以寡小君爲邦人謙稱也曲禮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彼文以寡小君爲夫人自稱於異邦諸侯與論語言寡小君爲邦人所稱異孫氏奇逢近指引邦敬說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邦

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爲君者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說足正從來傳注之誤李氏光地劄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耦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也胡氏培翬研六室雜著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其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辭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論語之誤案孫氏諸說皆精審足以證明此注矣云嫡妾不正者詩江有汜釋文嫡正夫人也白虎通嫁娶篇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嫡尊得稱夫人妾即娣媵之屬卑不得稱夫人春秋

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言魯文公有二
妃齊桓公有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羊氏江氏宋平公納
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及左師受饋亦改命曰君夫人是
當時妾稱夫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曰春秋正適妾之名
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
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
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羊氏之駁言也以穀梁爲正

高郵胡汝剛校刊